

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、司马光……

他们为了黄河流向吵翻了天

邹逸麟

北宋中期，政坛上经历庆历新政、熙宁变法、元祐更化和哲宗绍述等政治变革的动荡时期，各个集团为了政治问题互相攻讦。因此，水火不相容的两派在极力网罗力量时，主要是着眼于“趣向异同”“同我者谓之正人，异我者疑为邪党”，于是黄河的治理问题也成为不同政见者争论的热点，一派主张东流，则另一派必主张北流。

纵观历史，北宋前期对黄河的防治，应该说是相当尽力的，多次全面修缮黄河下游河道的堤防。但河患最终未能减轻的原因：一是汉唐以来黄河下游河道流经已近千年，由于长期没有决口，大量泥沙淤积在河床中，河床日久淤高形成悬河，如棣州“河势高民屋殆逾丈”。

二是黄河下游河道自孟州以下原为宽堤，洪水可在堤内游荡，但是到了下游澶（今河南濮阳市）、滑（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城）一段两岸有山体约束，河道最为狭隘，上游洪水到来，至此壅水，极易溃决。所以宋代前期河决大多在澶、滑境内。总之，由于自然原因，北宋前期河患频繁实属不可避免的事。

北宋历史上所谓东流不仅指嘉祐五年决出的二股河，也包括横陇故道和京东故道（即唐代以来大河，因流经宋代的京东路而名），就是东北流经今山东、河北交界地区，至渤海湾南岸入海的，都称为东流。三次北流流经的具体地址虽有不同，大致上都在今河北中部滏阳河以东、南运河以西的范围里游荡，所谓“东行至泰山之麓，则决而西；西

行至西山之麓，则决而东”。

东北流之争第一阶段是庆历八年（1048年）至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，但由于朝廷中对治河措施看法不一迟迟未能下决心治理。期间，欧阳修反对复河东流，认为“唯有疏浚北流之海之道，使之下流畅通，是为最适宜之策。”欧阳修之言符合当时实际情况，却因为“时宰相富弼尤主仲昌议，疏奏，亦不省。”

东北流之争第二阶段是嘉祐五年（1060年）至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，朝廷疏浚二股河“以纾恩、冀之患”。但两股分流没有使黄河得到安宁。司马光主张塞北流而主东流：“（张）玘等亟欲塞北流，皆为身谋，不顾国力与民患也”。宰相王安石主张塞北流回河东流：“塞北流而主东流，（司马）光议事屡不合，今令视河，后必不从其议，是重使不安职也”。最终于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闭塞北流，但未几黄河即在堵口南面四十里许家港东决，“泛滥大名、恩、德、沧、永静五州军境”，熙宁四年七月、八月、十月黄河屡屡决口，到熙宁五年四月塞北流河道上诸口，东流二股河成。六月又于大名府夏津县决口。可见东流并不像主东流者所讲的那么安全，是塞北流以来，黄河从未安宁过。

东北流之争第三阶段为元丰四年（1081年）至元祐八年（1093年）。宋神宗维持北流，反对回河东流。太师文彦博力主东流。范百禄、赵君锡的实地考察与北流通畅的报告，朝中大臣中大部分已经知道大河不可再回为东流。但掌权的文彦博、吕大

防等不顾事实，不顾河患之重，仍一味坚持东流。吴安持再度兼领都水使者，从之，河行东流。

东北流之争第四阶段为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至北宋末。因各方互相攻讦，时河工荒废，“东流堤防未及缮固，濒河多被水患，流民入京师，往往泊御廊及僧舍。诏给券，谕令还本土，以就振济。”人民深受其害。直至建炎二年（1128年）东京留守司杜充为阻兵南下，人为决堤，遂使大河东南夺淮入海，开始了七百余年黄河夺淮的历史，黄河东、北流之争也就此告终。

综观有文献记载的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，北宋固然是一个河患频繁的时期，北宋以前的

西汉、北宋以后的元明清都是河患非常严重的时代，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影响很大，故历代王朝对治河均极为重视。历代治河方略都会在朝廷中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。但如北宋那样，对治河不同意见的争论持续时间如此之长、治河策略的反复如此之大，与当时政局的动荡变化有如此密切的关系，实属罕见。

如果当时在朝诸臣能实事求是对待治河，修缮北流沿线堤防，加强防守，北宋一代河患不至于如此严重，河北人民也不至于长期陷于颠沛流离之苦，北宋王朝的倾覆也可能稍延时日。（本文由陈沛雪据《北宋黄河东流之争与朋党政治》摘编）

为者常成 行者常至

冯嘉元

什么是优雅？网络上曾出现过关于“优雅”的热议，“优雅”一词的意思相当含混，“优雅”的社会含义也变得多元化，每个人的答案都会有所侧重。在这里，我从探求如何助力高龄老人优雅地老去这个视角，用21个字，即“会感受生命之美，能积极改变自己，懂得为生命赋能。”来概括，把这三方面的融合状态看作是我们要探讨的“优雅”。

到了耄耋、鲐背之年，有了“从心所欲”的闲适，按理说会更加感到自己是生命的主人，更自然地感受生命之美。但为什么有部分老者届时却出现意义感丧失的状况？在同高龄老人的闲聊中，我进一步受到启发，如有的老年朋友，除自身面临的“实存风险”外，心中还有“被建构起来的风险”，总有些杯弓蛇影的心理阴影。其实，用哲学思维中最简单的思维方法——计算概率就有助于消除心理阴影。感受生命之美，是一种幸福，也是一种能力。这种能力是能通过多看、多听、多体验（老年人可以积极参与体验性学习，我目前正在关注车联网，力求早日体验基于5G网络的辅助驾驶。）得到提升的，它属于“晶体智力”，不会因年龄增长而减弱。年届耄耋、鲐背乃至期颐，的确离生命终点更近了，但我们对生命的占有越是短暂，就越应该热爱它，在未死之前，努力更充分地去感受生命之美。在我曾经住过的病区里，老人们大多关心时事政治，天天都早早等着报纸送来，99岁的钟大姐认真研读解放日报的神态，让人深深地共情。人生苦短，光阴易逝，大家感到，认真想想自己该如何与自身时代相处，主动

跟未来更多地接轨，就会更深切地感受到内在生命的美，这是优雅地老去的核心理要。

老年，在我看来并不只是一个年龄概念，它跟随生命进程，不断地被发觉着、唤醒着。衰老不等于衰弱，精力不济并不一定会就会暮气逼人，大脑萎缩并不意味着思维迟钝。只要生活还处于进行时态，轨迹就可以不断改写，关键是看有没有积极改变自己的意识。改变自己并不容易，因为人的思维方式是有惰性的。但这正是“衰老与优雅并行”的题中应有之义，我们不能只是“心向往之”，而不去效法实践。回首自己由古稀驼背到耄耋挺起过程的教训和经验，我感到人至高龄仍需自我“找茬”，要常常反顾自照，常态化推进自我反思。高龄老者，当然要考考虑现实的限制条件，懂得自我设限，同时也要鼓起直面现实的勇气，做出必要的调适。进入高龄，是走到了生命历程的最后一个阶段。有些老人觉得，从此就是走单一的下坡路了，出现了缺少方向感的状况。我想，借用当前流行词来说，我们无论多老，每个人也都可以有自己的“燃点”。我体会，余寿再短暂，也应定出目标，目标就是方向。有了方向，就可以使“最后一段路”成为一个新的自我扬弃的主体性过程。尽管我订的余寿规划未必都能兑现，但“积极改变自己”是我一直在做的，我会努力去拥抱变化、实践变化、享受变化，实现“现实的我对我的现实的超越”。

老年人处于爬坡过坎的时期，要优雅地老去，离不开向前的动力。可以说，越是年老，越要有动力支撑。岁月漫漫，老年人还有

● 诗歌

庆祝新中国七十华诞

张守序

跟党走路七十年，

深信马列履宣言。

多少重任壮筋骨，

历经风雨长才干。

勤勤恳恳一公仆，

规规矩矩做党员。

人生有志当自律，

不忘初心永向前。

